

跨文化随笔系列

语言之界

The Limit of Language

高文平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界之言語

The Limit of Language

高文平 著

重慶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之界 / 高文平著.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5.5

(跨文化随笔)

ISBN 978-7-5624-7958-1

I. ①语… II. ①高… III. ①英语—口译—研究

IV. ①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7057号

语言之界

Yüyan Zhi Jie

高文平 著

责任编辑: 杨 琪 版式设计: 杨 琪

责任校对: 邬小梅 责任印制: 赵 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 401331

电话: (023) 88617190 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 (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华林天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940×1360 1/32 印张: 7 字数: 200千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7958-1 定价: 21.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高文平教授正腕

語

之

公

思

文平題



回忆不经意之中
访问过的语言之境
跋涉过的语言之旅
穿越过的语言之界
独自寻觅
散落在篇篇语言碎片之中的
显影在经验与先验之间的
语言启示录。

中文的“界”字显然与古时的田地分割有关，是一个空间的概念。广东话的“介”同“界”，与“割”（cut）字同音，含有切割、分离之意。以语言为界可以划分出不同的文明、文化、种族、国家。当然，语言的属性离不开讲语言的人，所以其地理维度的“界”是一个人文地理概念。

物以类聚，人以“语”分。人群（“共同体”或“社群”）是以“语言”来划界的，不同的群体以各自的语言构成独特的“语言世界观”（洪堡特）；世界的界限即是语言的界限（维特根斯坦）。

语言形成区隔,也带来局限和束缚。传译意味着穿越和突破语言和思想之界限,在不同的语言认知结构之间穿梭转换——这种转换,是包括了语言符号与所指关系在内的整体转换。对源语与目标语的语言与思考能力决定译员跨界完成转换的意义值的近似或准确程度。而每一次传译,都同时面临着言与思、符号与语义层面可译性的挑战。也就是说,在有限的时间内、在限定的知识域中,传译在理解与表达中完成不可能完成的语言转换任务。

语言既可以通过构建系统来表达该语言群体的共同认知，也可以诉诸具体言语形式来表达无法结构化、系统化的个体经验。所以一种语言不只是一种抽象符号，而是共生于思想之中，等待着不同语言的认识与表达。由于对世界的理解不同，各语言体也具有着不同的思想特征。差异化的命名与概念，正反映了各语言体在人类主体与自然客体的认知上的区别。

.....

因此传译基于语言，服务于语言。语言转换包括语词、语句、语篇的程序转换，纯粹思想、知识的表达转换，以及实践性行业知识语域内的转换。一位成功的传译员必须面对不同专业、行业，不断校正、丰富自己的知识视野，以自己的大脑和身体为桥梁，才能在不同领域内顺利完成语言转换，在语界之间、知识之间架构起条条语言通路，让来自不同语源的思想自由流动。

本书探讨了“语界”间的理解差异和“知识界”间的表达差异。思考的问题包括：

理解与表达的差异带来的信息损失是否在“功能性语界”中获得更多的补偿，如工商、公共管理、IT 行业？是否传译只能在操作性较强的行业才具有可译性？如何界定可译性的限定条件？传译只是一种技能习得吗？传译需要怎样的思维训练和知识准备？

而从译员角度，如何在无边无际的知识转换过程中找到传译本身的意义，而不至于沦落为“传声筒”？又如何知识的流动中寻找译员自身的属性、译员的身份，确定语言、文化、行业冲突中的译员的主体意识？

本书以“跨界”为背景和前景，“口译笔谈”，点点滴滴经验之中与各位分享我对传译活动的语言与知识本质的认识。十几年传译的酸甜苦辣，一切尽在笔谈中。

目 录

上 篇

- 软、硬件 3
- 译意不译词 7
- 香港的语言变迁 11
- 翻译与翻“写” 14
- 传道与传译 18
- 访问语境 22
- 墨如金 25
- 赫刺克勒斯石 29
- 沙龙、咖啡馆与会所 33
- 两栖人 37
- “土炮”与“语文” 40
- 不可为而为之 43
- 医患关系 48
- 言与行 52
- 新巴别塔 57
- 利维坦 60
- 口岸通事 64
- 二次入行 69
- 金钥匙 73
- 结语：摆渡艄公 77

下 篇

- “电话口译”与“电话会议” 81
- 信心 85
- 频率 89
- “赚头蚀尾”？ 93
- 做好该做的事 Do the Right Thing Right 96
- 产房与厂房 100
- 传译在“言外” 104

● 传译与管理	108
● 传译与制造	112
● MICE	115
● PCB 会议	118
● 捕风者	122
● 改名	125
● 厚街	129
● XILINX	133
● 外一篇 回龙观	137
● 佛的声音?	141
● 城市客栈	146
● 外一篇 香格里拉	150
● 新客家	155
● 闲逛者	159
● 外一篇 旺角	163
● 声音的天空	168
● “市场仁爱者”	174
● 语言的种子	178
● 选民 The Chosen	181
● 青春重新走一回 You are Still a Young Man!	185
● “半唐番”	190
● “纽约客”	194
● 哈文中心	198
● 隐形手	201
● 结语: 语言之核	204

后 记

● 雪鸿泥爪	206
--------	-----

致 谢

210

上 篇

不同“码头”有不同的行话，同声翻译也有自己的行内用语。后现代社会最大的特点乃是市场的无限细分（segmentation），语言的变体（varieties）同样是无穷尽的。从文化角度来分，不同阶层讲不同的语言，即“语言即身份”（Language as identity）。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语言文学系的学生掌握的是一种进入上层社会的“文化资本”。从国际流行程度来看，英语更是进入国际社会、成为国际化人才的“身份证”。

中文呢？从区域来看，在“大中华区”（the Greater China area），至少存在“中、港、台”三大“语言共同体”（方言+风俗文化）——当然，“大中华区”这一定义，应该只是“内部”使用，否则，“大国意识”会令邻国担心中国的势力扩张，而西方则从意识形态、地缘政治角度担心中国的真正崛起——不过，2000年以来，随着内地的发展，三地之间的差距拉近，相互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但差异也仍然存在。所以，台湾照用自己的“软体、硬体”；内地也照讲自己的“软件、硬件”。而此前在国语使用上一直倾向于台湾的香港，则随着与内地联系的加强，在“件”与“体”之间，更多的选择了前者——仅从一个用词上，也足可以看出港人的务实精神了。在北方出生、长大的笔者，在“粤港澳”工作生活了20多年，生活在文化“两河水”“语”域，对语言的丰富多样性有许多切身体会。

仅以“中文”为例，在两岸三地就有不同的表达习惯。内地习用的“普通话”，在港台听起来“大陆色彩”太强，早期甚至多少带有贬义，港人甚至直接音译为“煲冬瓜”；“国语”

则“港台腔”太浓；比较起来，“中文”算得上是一个两岸三地都可以接受的中性表达了。

当然，中、港、台是香港九七回归前的一种习惯说法。香港以前对中国大陆的习惯称谓是“中国”。正式场合（如海关与出入境）对国内的称谓应该是“内地”。而英文对中国内地的译法的词序也带有政治含义，从 **Mainland China**（大陆中国），到 **China Mainland**（中国大陆），而“两岸三地”也是国内用法。记得九七前参加在香港举办的环保国际会议，主办方香港浸会大学组织与会者参观新界米浦自然湿地保护区。主办方代表，一位留英归来的香港本地博士，指着深圳方向对来自国内的同行们说：“那边就是中国”！大家一片哗然。在港大举行的一场英国文化协会主办的“**Eye on Books**”研讨会上，一位来自香港的老记曾经在发言中指出：香港就是一座没有历史包袱的“后现代”城市。这或者可以从另一角度解释“那边就是中国”的出语者的心态。

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多变化，香港人争着学“普通话”，政府为相关公务员提供人均几百个培训学时以便学习普通话；甚至售货员也在自学普通话，以招呼来自内地的“豪客”（台湾创造出“陆客”一词，专指来自大陆的游客）。

这种语言的融合也影响了传译语言的使用。由于两岸三地的“译”界合作频繁，尤其在台湾，内地与台湾译员已成为一支香港普通话/国语传译界的重要“外来军”，因此，同声传译员之间也更加难分彼此，相互影响。毕竟，两位译员同在一间传译室，语言难免有融合和混杂。国内对港台用语至少还是比较“友好”地接受，但台湾译员回到台湾作同传，却往往会被台湾的“绿营”听众抓辫子。如同样是一句普通问候语：“**Good morning everyone!**”，国内通用的译法是：“大家早上好！”而台湾则译为：“各位，早安！”倘若台湾译员不小心译为“大家早上好”，则下面听众就开始鼓噪了：翻译老师是不是大陆来的？

但是，如前所说，语言的约定俗成是一股很执着的力量，即使总体已经趋向于融合，但由于政经隔离时间太长而导致的三地的表达方式的不同还是体现在方方面面。仅就对译员的称

谓而言，相差就很大。三地通用的是 S. I. 和 C. I.，“译员”也是三方共同接受的一个称呼。其他则如翻译、同传（内地）与传译或译员、即时传译员或翻译老师（港台）、交传、连传与逐步口译等。台湾对译员的尊称“翻译老师”则显示出该市场对外国语言与文化的尊重。英文缩写 S. I. 与 C. I. 听起来更国际化，但“圈外”的知晓度还不够，甚至经常有人将 S. I. 等同于系统集成员（system integrator）。

又比如在财经用语这一范围内，撇开“普通话”这一类政治话语表达丰富的语词不论，由于与国际市场接轨更早，相较于内地，港台的译法无疑是更贴近国际通用习惯的。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我在香港作金融同声传译时，常备字典中就有一本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港台英汉财经字典。财经专业，尤其在当时国内会计系统尚未全面与国际会计系统接轨的情况下，有许多术语很难译，如“equity”一词，翻查国内金融字典，该词有许多字义，不同语境下的语义相差很远，很难与原文对应。后来发现香港同行译为“股本”，顿觉豁然：该译法尤其适用于上下文语义不明显时，不会译得太离谱。

回到文章开始时说起的软、硬体。当然，在国内，没人会在意台湾用的是“体”还是“件”；但无论是“体”还是“件”，要想完成中英文的语言转换，均需回到原文“ware”的知识内核层面。而这一关键“内核”也体现了内地与海外华人之间人才之争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国际译员见面相互介绍时会称自己是 based 在哪个地区的译员。这里的“based”可译为译员服务的市场，因为传译表达必须贴近所服务市场（地区）、领域（行业）的听众熟悉的表达方式。只有如此，听众才可以在一定时限内，更快地接收到更多的信息。与市场研究行业相仿，传译在理解与表达，即在“听”与“说”、源语信息与目的语信息两个层面上，要求熟谙“在地”（台湾人称“local”为“在地”；国内则译为“本地、当地、地方”）的本土语言表达习惯。可以想象，一名长期 based 在国外的译员，即使双语流利，要想完全解读国外演讲信息并表达国内演讲信息，难度是很大的；反之亦然。

进入新的千禧年，“国内”与“海外”（用回我们 base 的用法）

的国际化水平越来越拉近。国内白领同胞大体都认同这样一个说法，即同样一份工作、一个位置，占据着管理高层的来自海外的“华侨”同胞与我们的差异点只有英语的地道程度了。毕竟大多数国内培养的精英们还是在“外边”曝露不够(**exposure**)，语言(英语)表达方面的差距肯定存在——虽然这种差距在不断缩小中。相信现在，有这么多“海龟”游回来，国内精英们的英语能力至少不会输给“海漂”了吧。

不过现在职场还有一种新的说法，讲的是外企人力资源真正物色的理想人才的教育背景是国内一流高校本科、国外研究生学历。我想背后的推手(**rational**)应是该人才的**base**在哪里。**Base**不仅仅指的是一般所谓的“硬件”，如专业、语言能力等，更关键的是其所谓的“软件”，即其“芯片”到底是否最佳满足该**base**的需要。经过国内高考(知名度越来越高，**gaokao**一词已成为英语的外来词)的高才生，其成绩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外一流大学所认同。历经千锤百炼，在国内有人脉、有**base**，再在国外镀金换个“硬件”，回国后更能适应国内**base**的业务发展需要。当然，这里讲的是企业用人考虑指标，综合指数也同样。真正的精英一定是具有该文化的“发动机”(**powerhouse**)的人才。不懂中国文化的后现代社会的国际精英，没有自己的**base**，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大家、大师、领导者。

2002年，在香港会展中心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原香港证监会主席、中国证监会原首席顾问梁定邦大律师（Anthony Leung）应邀用英文做主题演讲，其间曾请大会司仪转给同传室一份唐诗的译文。记不得具体是哪首诗了，只想起他说：我交给传译员一首唐诗的英译，但我下面要用广东话来朗诵，因为只有以香港的现代广东话才能读出唐诗的重音和节奏。

这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其原因一是深感梁博士对语言转换的尊重和了解。的确，如没有译文，译员通常只能以“诗中大意是……”之类的技术处理话来应景；二是，我一向知道粤语有九音，也知道它保留了西汉以来古汉语的许多词汇和文法，但第一次听到香港讲的是现代粤语这种说法。其后更深入了解，才知道香港将现代粤语的传统性继承得更明显，可能是未像内地一样经受“文化大革命”对传统语言与文化的冲击的原因吧。广东粤语与香港现代粤语不只在发音和用词上有区别，后者在保留粤语传统之外，还融入了渗透百年的英语的表达。而粤语方言与普通话之间只能在书面文字层面才可以沟通。版本之说可以推而广之到中文与英文之间的书面语言符号的差异，而相互之间的沟通则需到达思维层面方可进行。

演讲中，讲者提到的重要性概念，如一首诗，通常需要回到书面版本才能够较全面理解；诗歌本身就是“不可译”的，梁定邦博士提供的书面翻译也不过是其本人所认可的一种诠释，传译员对该诗的解读基于、但不囿于讲者所作的诠释，也就是说梁博士作为“第一”讲者，但非信息的“唯一”来源，译者